

“讲演录”的背后故事

黄桂元

最近收到一部赠书,《开窗放入大江来——刘跃进讲演录》,展卷阅读,知识扑面,百感丛生。刘跃进是我的南开中文系同窗,四载春秋,朝夕相处,脾性投缘,少不了彼此插科打诨。但自毕业离校,命运变轨,虽联系不多,却对他一直深耕学术,成就斐然,还是耳有所闻,心中有数。这些年,见到不少周围朋友,四处做讲座、搞研讨、接受报刊访谈,但能让出版社甘愿承担市场压力,毅然推出这么一部34万言的个人学术讲演集者,可以说屈指可数。

“讲演录”的话题皆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,从秦汉到明清,从古文献学到文学史研究方法论,探源求本,集腋成裘,如数家珍,其治学之深,非我等寻常读者所能领悟。刘跃进小我三岁,1978年初春站在同一条起步线,属于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,史称“七七级”。我们背景不一,经历各异,年龄悬殊,十二生肖一应俱全,他那时刚过十九岁,在77位同学中排序第七十位,看上去完全就是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,而今已是中科院文学部委员,文学所所长,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领军人物之称,不免让人觉出几分恍惚。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,刘跃进的身世和经历,不仅与书香门第毫无瓜葛,甚至可以称其为“文盲”世家。他的祖籍是山东寿光,曾祖闯关东落到吉林,前后几辈目不识丁,只是从他父亲这代开始读书识字,此后考上哈尔滨的一所师专,毕业后在白城教书落户,娶妻生子。跃进读小学那年,父亲调动工作,举家方迁入北京。即使就读于南开之后,说刘跃进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“小白”,也基本属实。这个堪称传奇的“蜕变”,说来话长,这里暂且搁置。

《开窗放入大江来》的书名,取自宋代曾公亮《宿甘露僧舍》中的一句诗。全诗为:“枕中云气千峰近,床底松声万壑哀。要看银山拍天浪,开窗放入大江来。”这首诗表面写长江夜景,实则抒写的是一种别样的宇宙观,既聚焦内省精神,在方寸间收纳千山万壑,又表达外向开拓,推窗直

面拍天巨浪,诗句表现的是诗人旅居的独特感受,将个体生命融入天地律动,以激活智慧和力量。正所谓“登山则情满于山,观海则意溢于海”,这种状态完美地诠释了“开窗放入大江来”书名,并在诸多“讲演录”篇章中得到淋漓展现。

刘跃进最早受邀做学术讲演,是在曲阜师范大学的大课室,那是在1992年春,他刚满三十三岁,都讲了什么内容,他已然没有印象,只记得下面坐满了学生,讲座结束,掌声热烈,搞得他不好意思。

收入书中的《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感问题》,为录音记录稿,是2005年刘跃进在北师大文学院的一次演讲,这时他对于讲演早已得心应手,游刃有余。那一天是教师节,话题从即兴互动开始,他说起自己的名字是写在脑门上的,下面随之响起会心笑声。接下来他回忆,这个名字给他最初的教师生涯带来不少麻烦,最早是在清华教书,还不到二十四岁,开设的课程是“中国古代诗歌欣赏”。他第一次走上讲台,自报姓名,台下的学生比

他小不了几岁,可迅速推测出他的实际年龄,那些年轻的脸庞,现出的多是将信将疑的表情,他们很难把眼前这个毛头小伙儿,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联系起来。那个年代,人们看重童子功,更看积淀,将学问和胡须银发挂钩,是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普遍风气。这种质疑也无声地传递给了刘跃进。他精心准备了两节课内容,照本宣科,语调急速,一节课多一点时间,就无话可说了,他形容自己,心慌、气紧、冒汗,在讲台上来回走个不停,样子就像是铁笼子里的一只狼。他的投稿同样不顺,最初用真名实姓寄出,编辑看都不看,立马退稿,次数一多,他学聪明了,稿子署上笔名,文章果然屡屡发表,写出名堂,才以“刘跃进”示人,以至于日后报刊向他约稿,看重的就是其真名。

刘跃进那次在北师大讲演的同一年,我进京入鲁迅文学院第五届批评家“高研班”学习。鲁院每周安排三次学者、名家授课,讲座涉猎多种领域,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,还有哲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、戏剧、电影、音乐、外交、宗教等。按刘跃进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力,在鲁院授课也很正常。但术业有专攻,跃进的术业很难与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达成默契,不是一次讲演可以说清楚的。如果那年跃进真来鲁院授课,对于我们的同窗关系,既是佳话,也是趣事。



春江独钓

杨树山

●百草园

慎独处身,与自我心灵对话,滤掉内心的杂念,泰然享受一份独处的曼妙心境。

四弟发来几张家乡鲁家庄的雪景照,田野被素白裹了个严实,土埂的褐黄在雪下露着边,远处的树木、屋舍都浸在灰扑扑的雾霭里,像一幅晕开了的水墨。他说地里的雪积了五六公分,我忽然想起儿时踩雪的往事。

那时下雪,我一大早就穿得暖暖和和的,就喜欢推门看雪。院落里、房屋上、树梢上的雪像刚完成的一幅幅画,几乎纤尘不染,斑痕全无。看着满地洁白,我总要先立在门口发会儿怔,雪面平展展的,连风都舍不得吹皱,竟生出几分不忍下脚的小心。可院落里的积雪终究是会被母亲清扫掉的,从鸡舍放出来的鸡也会把雪地踩得凌乱,门前通往道路的积雪也很快会被各家清扫成

一条通路。我终究抵不过对雪的好奇,脚尖试探着踩下去,“咯吱”一声,抬脚,雪地上留下一个脚印,然后再大胆些,踩出一串脚印,像在白纸上画了歪扭的线,心里感觉到无尽的欢喜。踩雪

雪中旧事

西道明月

时,脚下会发出声音,走匀了,像音乐。

若是赶路走亲戚,踩雪便成了件需格外小心的事。目之所及,是一马平川的雪,路需要参照树木、电线杆、突出的覆雪田埂或房屋分辨。路面原有的凹陷处被雪覆盖,稍有大意,就会踩到坑

里去,或跌上一跤。可若前头有人踩出了一串脚印,那便成了最好的指引。跟着前人的脚印走,脚踏下去便稳稳当当;遇到脚印凌乱或跣滑处,小心避让即可。如此一来,少去费心探路的忐忑,雪地里的脚步声会从杂乱的“咯吱”,变成瓷实的回响,走上去会踏实很多。

关中的雪不似江南雪那样易融,它会在地里、檐下存上些时日,像把时光也冻得慢了些。看着四弟拍的雪景,我仿佛又听见儿时踩雪的咯吱声,和小伙伴们的欢笑声。我以前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不可能出现在现在的积雪上,孩子们大都进城了,村里娃儿们少了,踩雪的人很少,雪地静得有点落寞,如我念旧的心境。

星期文库

译苑草木多故事之三

碧玉妆成一树高

谷羽

唐朝诗人当中,贺知章德高望重。杜甫写《饮中八仙歌》,头一个写的就是他:“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”贺知章是李白的伯乐,他读了《蜀道难》惊喜地称呼李白为“谪仙人”,并在唐玄宗面前举荐,使李白得以进入翰林院,成为翰林待诏。

《咏柳》是贺知章的代表作。诗人以非凡而巧妙的想像力,把春风拟人化,创作出了世代流转的杰作名篇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?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

这首诗有三个俄语译本,仿照原作的节奏和音韵逐一翻译成汉语。请看第一个译本:

这棵树经过梳理打扮/穿碧玉盛装,/绿色的发缕纷纷下垂/如丝绦一样,/不知道什么人能剪裁/这纤巧树叶——/说不定是春风用剪刀/为它来梳妆?

这个译本的译者弗拉基米尔·罗戈夫(1906—1989),俄罗斯诗人,翻译家,熟知汉语,曾先后在俄罗斯斯塔斯通讯社重庆分社与上海分社任职多年,参与了《中国诗集》四卷本的翻译工作,翻译过陈子昂、韩愈、柳宗元等诗人的作品,这首诗入选了《中国诗集》(1957)第二卷。

罗戈夫遵循了以诗译诗的理念,语言流畅自然,节奏鲜明。这是一首可信的译诗。

第二个俄译本出自嘉丽娜·斯特鲁恰里娜的手笔。斯特鲁恰里娜在莫斯科一所大学教授汉语,翻译了不少中国古代诗歌,发布在她的网站上。她不仅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的原则,而且主张等行译诗,绝句一定要译成四行,而不是八行:

碧绿色的连衣裙装扮窈窕身躯,万千条柔软的树枝纷纷垂下来,什么人出手裁剪出这纤细树叶?看来是春风使用剪刀巧妙剪裁!

斯特鲁恰里娜翻译这首诗,采用了三音节抑扬格来对应一个汉字,因此诗句较长。

另一位翻译家谢尔盖·托罗普采夫(汉语名谢公,是中国李白研究会的外籍会员)采用双音节抑扬格来翻译这首诗,诗句更简洁明快:

她的服装翡翠般靓丽,绿色的丝带纷纷下垂。是谁剪出这纤细树叶?可是春风巧剪的杰作?

贺知章的《咏柳》感动了中国世世代代的无数读者,同样也感动了俄罗斯的汉学家和翻译家,他们情不自禁拿起笔来,把这首诗翻译成俄语,而他们的译作又会引起俄罗斯读者的关注与思考。中国诗歌当中经常出现杨柳的形象,正像俄罗斯诗歌当中经常赞美白桦树一样。诗歌杰作让人亲近自然,热爱花草树木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人的生活才会更加幸福。